

据报道,我国平均每天有 370 种新药问世,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。在 2012 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,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,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 50 万。

职业试药者：我们就是小白鼠



26 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。他使用过多个化名,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。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,他觉得做药物试验“不光彩”。从 2011 年至今,他参加了近 20 次药物试验,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。这个年轻人表示:“很多人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价值,这是在社会,大了说也在为人类做贡献。”

为医学事业做贡献

就在几天前,肖周收到了中介发来的短信,要他继续一项去年参与的关于狂犬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,报酬为 500 元。

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,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。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,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、采血费等费用,少则几千元,多则数万元。他特别强调,这是一笔补偿金,并不是工资。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,甚至以此为生。

早在肖周上大学期间,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小伙子就偷偷地报名参加过临床试验。但是因为自己吸烟,没能通过试药的体检要求,也就作罢了。

“那时候是出于好奇,”肖周回忆道,“真正让我认识试药的,还是看过一档探索发现的电视节目。”

通过这档节目,肖周了解到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: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群,二期、三期为适应症患者,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

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。

包括肖周在内的大多所谓“职业试药人”,主要参加的是一期药物试验。肖周称,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,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,所以他比较放心。

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,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 3 年销售工作,月薪不足 2000 元。生活的拮据,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。他从论坛、贴吧里寻找试药相关的信息。不像大学时候的遭遇,这一次他通过了体检。

他在封闭的试验房度过了一晚,第二天一早,大夫给受试者们扎静脉留置针。过一会儿吃药,“吃完之后大夫还让张开嘴、掀起舌头看看——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”。紧接着吃完药的 5 分钟、10 分钟、15 分钟、30 分钟……就开始频繁地抽血。如此在医院度过了 4 天时间,换来的是一笔 4000 多元的报酬。

肖周的自豪感溢于言表:“虽然自己没有趴在研究室挑灯夜战,也没有为医疗行业捐出一分钱,但是通过我和其他试药者的付出,为正在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做出了一些贡献。”

试药者更多是痛苦

第一次结束之后,肖周觉得“并不过瘾”。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,包括胰岛素、狂犬疫苗等药物。然而,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,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

了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。

让他产生动摇的是 2011 年做的一次胰岛素的试验。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,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,“不合格就凑合来吧”。

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,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,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。一位试药者吹嘘道,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,可以在尿检的时候,滴一两滴白醋;用 10 倍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,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;再比如,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,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。也有的受试者,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,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。

各种试药经历,听起来更是可怕。第二天早上 7 点,肖周来到医院,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。8 点,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,接下来就是 5 分钟一次的抽血,持续了 24 个小时。4 个小时里面,肖周一次也没下床。“医生不让吃饭,一直在输生理盐水。”肖周说,“如果渴了,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,饿了就忍着,连上厕所都在床上,大夫给弄个尿壶。”

“我们就是小白鼠,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。”肖周回忆说,“那感觉就像囚徒一样”。

一个人与药企对抗

圈内流行一个公式,钱数 ÷ 天数 = 药物危险性,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,给钱多的,反

而不敢来。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。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,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,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,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。一次试验中,肖周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,他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 3 万元一个人,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 2500 块钱。

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遭受伤害的例子也并不鲜见。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在参与一家医院的新药试验后身体产生抗体,只能使用价格更昂贵的药来治病。

“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,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。”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,“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。”

当“为了金钱,出卖身体”、“拿健康换明天”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,肖周觉得“尊严受到了伤害”。

偶尔,他会觉得自豪。特别是 2012 年夏天,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,药师拿出一盒药,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,“你们不知道,我那个时候的心情,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,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。”

今年 4 月份,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,因为“她的病已经没有药能治了”。站在母亲的病床前,肖周想:“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,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,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,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。” 宣学金

【医家坐堂】

早搏是否非治不可

上海莘松路 170 号俞龙祥:我在体检时发现早搏,这让我很紧张,该如何治疗?

华山医院终身教授张延令:有的早搏者平日没有明显症状,只是在体检时才发现自己有早搏,因此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,越紧张,早搏往往越多。

除了心脏疾病之外,过度兴奋或悲伤、烟酒茶等过量摄入、植物神经紊乱、内分泌紊乱都可能引起早搏。如果是因为生活不节制、起居不规律等因素引起的早搏,不具有临床意义,只需调整不良的生活习惯便可。

对于早搏,如果无明显症状、偶而发生、不合并心脏疾病,对患者危害不大,便无需治疗。但如果早搏次数较多,如 24 小时内早搏次数超过心跳总数的 10%,有胸闷气短、心悸乏力等明显症状;频发早搏使心脏结构造成慢性损伤,引起心肌病;或合并严重心脏病变,有可能因过早搏诱发室颤等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下,就需要考虑进行治疗。

【人间脉象】

程浩:生命灿烂

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,20 岁的程浩停止了呼吸。他的寿命比医生预计的长了 15 年。

两个月前,程浩试图回答网站上“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”的问题,回忆起了自己那游历各大医院、收过“厚厚一沓”病危通知单、并一度保持每天 10 万字的阅读量的人生。他出生后从没下地走过路,身形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那么大。

他用积极生活的劲头,驱散了生活里的阴霾。他说自己不是张海迪、史铁生那样的励志典型,最讨厌别人给自己贴“身残志坚”、“自强不息”这样的“狗屁标签”,可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牛逼。

拥有短暂生命的他比太多人更理解生活的真谛:“真正牛逼的,是那些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微笑的凡人。”

谢先念:生命延续

今年 6 月 29 日晚,刚刚拿到研究生毕业证的谢先念与同窗好友小聚时,突然出现类似癫痫的症状,随即被送往医院抢救,当晚被确诊患有巨型脑血管瘤。

8 月 14 日下午,谢先念的第二次手术准备就绪。正在这时,他的脑动脉瘤渗血,脑部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,随即被确认为脑死亡,这个还没来得及施展人生抱负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谢先念病情恶化时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。这个决定让家人感到意外,但父母尊重了孩子的遗愿,在器官捐献书上签下了名字。谢承洪说,“儿子一分钱还没挣,他这么做也算是回报社会了。” 杨瑞 王鑫昕

【名医会诊】

痛风用药须打持久战

要治疗或改善痛风症状,用好排(降)尿酸药是很关键的。

排尿酸药有丙磺舒、磺吡酮、苯溴马隆(痛风利仙)等。它们能阻止肾小管对尿酸的重吸收,增加尿酸排出,但肾小管内尿酸浓度升高,易形成尿酸盐结晶,堵塞肾小管,使肾病加重。痛风利仙,口服每日一次,初始量为 25 毫克,可根据疗效逐渐加量,最大不超过 150 毫克/次,维持量 50 毫克。而丙磺舒,每日两次,每次 0.25~0.5 克。

降尿酸药如别嘌醇,可用于间隙期及慢性期,因不增加尿酸的排泄,故对肾脏无伤害;适用于血尿酸水平高,尿酸排出多、已有泌尿系尿酸盐结石者。口服,初始为 200~400 毫克/天,分 2~4 次口服,待血尿酸降至一定程度后,可在医生指导下改为 100~200 毫克/天的维持量。

李中东(华山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医师,硕士生导师)

【病例报告】

糖尿病令万梓良形体失控



新闻回放:港剧天王万梓良自从 2002 年娶了个比他小 17 岁的洛阳姑娘郭明黎后,扎根广州,发展内地市场,之后太太为他诞下儿子万大千。现年 56 岁的万子,老来得子,拍剧拍广告上综艺节目,又从商经营时装店,中间还回港接拍电影,荷包饱满,连带体重亦直线上升,足足暴肥 30 公斤。

不过,万梓良的肥并非暴饮暴食搞到肚满肠肥,而是他自爆因为受到遗传的糖尿病影响而令形体失控,走几层楼梯便没了力气,近年更是患上痛风,以致上《中国梦想秀》节目时当场责骂某参赛选手的老公,骂完人后还拂袖离场。

美国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学会专家指出,一个人即使腰围符合标准,但如果脖子过粗,也容易使血糖偏高。测颈围其实是帮你了解上半身脂肪的分布情况。2 型糖尿病患者的颈

围与体重指数、腰围、代谢综合征均呈正比。男性颈围大于等于 38 厘米,女性大于等于 35 厘米,是确定超重的临界值;男性颈围大于等于 39 厘米,女性颈围大于等于 35 厘米,是确定代谢综合征的临界值。

在家测量时,被测者应身体直立,眼睛平视,两臂自然下垂,颈部放松,嘴巴可以稍微张开。测量者将皮尺水平置于颈后第七颈椎(埋头时可摸到的颈后最突起处)上缘,前面于喉结下方(即颈部最细的部位)进行测量。当你的测量值达到临界值时,请你一定要关注自己是否糖尿病前期。

糖化血红蛋白是反映长期血糖控制状况的金标准。然而,在中国,无论临床医生还是患者对该指标的认识都不够,在临床中能按照要求定期监测该指标的患者不足 50%。

宫德凯